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天放樓文言（附詩集）

金天羽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一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三十一輯

精裝：十四冊
定價：新臺幣



版權所有

主編者：沈

雲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章序

余壯歲與吳江金松岑交論文則規矐周秦而松岑風議感概文在季漢三國間遭離患難垂三十年余文辭數變松岑亦老不屑意當世民國十五年冬以其文百八十餘首稱天放樓文言者示且屬爲之題辭視之匪色益壯氣體又下兼南北暨于隋唐視壯年所爲亦少變矣乃爲序曰自明茅順甫采唐宋八家爲文章藝極其後歸方姚惲取之雖才力有異其所蘊稟一也及其敝則專取格勢有名言無情實明季陳夏諸公已漸異趣始規摹洛京顧辭采稍緜寡淵古之氣近代汪李爲之加以節制高者往往似晉宋而文章奇偶之爭亦自此起余謂韓柳與六家固異夫其含元氣入無間天實縱之乃若積勢造辭則近自燕許來退之碑銘效後漢石刻轉益瑰怒子厚亦多爲儷體非分北之嚴也與韓柳先後者若李華獨孤及呂溫劉禹錫皇甫湜之屬大體多相似今徒舉韓柳二家則不足盡其原也宋世效韓氏爲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辭歐陽永

278

叔得其勢二家已不類是時蘇子美高材而黜獨爲屈奇而尹師魯近懲劉原父得選至嚴義盡則辭止近世戴東原頗方物焉最醇者乃莫如同馬公也宋蘇尹劉司馬五家者能事異歐陽其差第亦相若今悉不取獨取曾王蘇與歐陽爲六又不足以盡其變也宋時儷語豐杼肉稱幾於諧矣觀六家之文兩制用儷語者勿論然常文或時不檢亦以是糅入焉此尙不足與宋莒公頡頏況晉宋之翔雅者乎由是言之苟醜矣奇偶皆古之流可也苟駁矣奇偶皆俗之變可也文章之多術猶味之廣樂之繁各專其美而不以相易其可以一揣盡諸松岑之爲文蓋抗志於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氣駿發常恐局促跬步之間欲必恢恢以盡其才故節制不能如汪李視陳夏則駸駸過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文之久而變者亦易道然也雖然文者所以宣其質也苟內婁空而美於外美之將焉用昔梅伯言習於姚氏顧謂世祿之文徒能不失律度有豪傑之文者則恢張王霸是也夫姚氏則世祿矣所爲豪傑者伯言不鑿指而其文或

爲方姚所訶若唐杜牧之近世易堂九子猶近觀松岑讀五代史諸首極陳前
事以剷今茲之弊明若燿火效若著龜豈所謂豪傑之文者耶于是宜觀其質
也民國十六年二月章炳麟序

張序

吾友金君鶴望以所撰天放樓文言見示且命爲導言余讀之舌撝而不能下而神爲之憐而口爲之噤余雖羸涉文字之樊思力寒淺又勃窣塵網神觀銳減若以語夫著作之林曾不足當有道者之一映乃以觀君之文如深山大澤陽開陰闔波譎雲詭不可方物又如黃鐘大鏞韶濩競奏鈞天廣樂羣神醉酒時或沖澹其容委蛇其辭如春華怒發羣鶯亂飛遠絕塵壒眞靈所嬉其或整襟談道登壇講藝如玄酒太羹淡而彌旨醴泉芝草吉祥止止蓋君之文播六經之菁華升諸子之堂奧益之以莊屈之詭博放之以揚馬之恢奇不事雕剗自成馨逸非具絕特之姿駿雄之材烏足以語此乎君懷抱宏遠又喜遊名山大川時與當世賢豪長者上下其議論旣侘祭不得志於時乃以文自見在君以爲說鈴書肆而知者且與經神學海等量而齊觀則君亦可以自豪矣吳縣張一麀

卷之三十一

徐序

吳江金先生松岑輯其文百八十餘篇爲天放樓文言十二卷將彙以行世震受讀寫本既畢業因爲辭書其端曰天之生才也不一其時人之擇術也不一其途要能不泯泯然隨俗進退思有以自樹立皆善用其才者也今夫尙謀略審紀綱以撫世宰物爲志是爲經世之士尊道義明心性以含德履中爲守是爲道德之士沈思幽眇探索考辨是爲學問之士騁馳辭說發藻揚葩是爲文章之士於此有一焉效績立名自致不朽其才固已過人矣若先生者於經世則政教之原治亂之故靡不究洞於道德則六藝之旨漢宋諸儒之說咸深造自得于心於學問則九流百氏浮屠之籍歐西諸哲之書披析鑽掣審度稽貫裁當否而定醇駁如執權衡而量輕重於文章則芴漠恣縱涵莊周之雄寬博深厚體孟堅之茂兼麗卿雲比綉顏鮑出入韓柳風格自成夫是術之博而才之偉也非所謂瑰琦絕特者乎震於丁巳之夏得識先生先生視震以友震仰

先生焉猶師九載之中常承緒論因而得窺著述之盛則圖議世務者有政論焉對略道術者有學商焉吟詠性情者有詩編焉若夫絜政論之綱總學商之要發吟詠之理文言具矣然則文言者先生著述之內篇也夫其一經一緯大篇短章皆有以扶和德揚風教篤彝倫滂仁義而出之以闢翕震蕩使人心動魂愉沛然興其善志充然樂夫儒術之美於今之世天地閉賢人隱而有是書焉猶播嘉種以待萌芽昭蘇也撥亂反正之機意在斯乎先生當民國初載嘗思抒其抱負見諸事業遠猷辰告而大聲不入于里耳耿介之操復與世背馳卒乃迴薄而事著述於茲世誠不幸而使後來收其利才士得其宗夫何有於窮通吾聞君子深根甯極而待消息之理存乎其中序先生之文言不覺始而慨中而憚終而鼓舞於下風不能自已也乙丑六月後學武進徐震撰

天放樓文言卷一

吳江金天羽原名天翹松岑甫撰

讀儒行

矩步繩趨。古者以爲儒。今者以爲愚。愚之適成其爲今也。古亦愚之。說文儒。柔也。鄭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其註玉藻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方言儒輪。愚也。註猶言懦。撰也。世衰道微。天下相競以武德。儒者舒緩養名。拘遺教之一節。不免爲世叢話。是以高帝溺儒冠。叔孫通降漢。至易短衣楚製。日進椎埋羣盜。以自固。其後儒術稍見登進。高堂生傳士禮。而魯徐生善爲頌。徐之後有張氏。不知經。但盤辟爲禮容。朱博守琅琊。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拜起舒緩。博下教主簿曰。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至閑習。迺止。蓋儒之敝。好飾儀觀而忘節概。優柔舒緩之容勝。則發強剛毅之德微。禮之失煩。而不足以應世變。乃爲豪猾笑。其來久矣。范史稱自伏生以後。至於湛。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東州之人。

號爲伏不鬪。夫鬪與競，非儒者之所有事也。聿求之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剛柔劑而成德也。彼子雲叔重康成，相與述古之遺說，以訓儒，非訓也。且吾嘗聞大儒之行矣。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如是而猶以不孫之言相遺者，非所謂狂惑者歟？是以世有真儒，以弘偉剛果耿介拔俗之行立於天下，則彘疑沮傷者不得肆其口，肆其口則辭而闕之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嘗以儒相詬病，夫所謂詬病者，非卽優也。柔也。懦且巽而畏在前也。耶。而三子者，襲之以爲訓，訓失而求儒，故仁不足以長善，義不足以衛道，禮不足以整民，智不足以定變，勇不足以守氣，學不足以砥行，行成而不峻，德成而不威，夫必威行德立，而後儒術乃以大光。聿求之詩曰：允文允武，言二者之爲德，必相資以成也。論語稱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家語載孔子之勁，能翹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其力則天也。天縱其力而不自鳴，子貢所云：夫子能爲之。

而能不爲其聖者
夫是之謂勇德。德
陷。蓋剛者陽德也。
而不言兵也。重其
與勇相輔而行者
亡繫焉。是故執于
之以爲義。我戰則
之者氣。所以持之
學也。充之則道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
勇。骨勇神勇之分
妄而幾也。嗚呼。儒

立天下之大節。儲天下之大業。以之爲君。則湯武。以之爲相。則伊周。以之爲儒。則孔孟。荀子述儒效。而孔子言儒行。無窮達顯晦一也。然而儒行卓矣。

翼莊

穀音子宅乎江之濱。蒿隱其宮。一日櫻六氣之疾而臥。夢與至人遊。狙僕而麤使。謚如也。醒而發漆園之書。伏枕誦之三日。若掬吾內府之藏。披其困倉。掩卷而思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一者何。元也。元藏於極。極無象。無名。無隅。無朕。孰闢其肩。孰司其衡。大化以萌。陰陽以生。名數以成。強名之曰道。而字之曰一天。地萬物與我爲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知天之道。知地之理。知人之紀。乾坤成立。而備乎人之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陽而體乎乾。命陰而體乎坤。正則無正也。乾含陰而性轉爲情。坤含陽而命轉爲性。坎離起而代乾坤之用。道心於是乎微。正之者何。復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命會於元。保合太和。成既濟。定陰陽。如是而爲首出庶物之聖人。可以應帝王矣。莊周書內篇七章。始乎天。

而終乎人。渾沌鑿竅，猶六十四卦而終未濟。是以宣聖居夷，乘桴老子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衰世者在辰爲戌亥，乾元藏於坤，故藐姑射之神人，肌膚冰雪，淖約如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塵壤之外。元之所以爲善長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嘉會利物，貞固備於德。堯見四子而喪天下於汾水之陽，行此四德也。夫凝者，凝道也。凝道也者，仁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一陰陽之交會也。周其知此意乎。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至陽肫肫，至陰赫赫，肫肫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和則既濟。一則太極。夫聖人豈故爲寥廓無朕之言，以張其道哉。道在身而天地萬物皆與之爲賓矣。老子之書，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沖氣以爲和。孔子之書，夙夜基命宥密。太公之書，神明之德，正靜其極。尹文之書，天爲魂，地爲魄，反之元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

乙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鬼谷子之書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五氣得養務在舍神固守不動。內視反聽。莊子之書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若是者何也。皆止至善之謂也。至善亦仁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安土而敦仁也。四德何以不言知。知之極也。朝徹也。見獨也。安而慮。慮而後能得也。見獨而後無古今。無古今而後入於不死不生。至誠無息。悠久無疆也。是故古之聖人所以順性命之理者。非謾誕而不可循者也。孔也。老也。莊也。顏曾思孟也。皆能知之。能行之。相視而笑。如白鵝之風化也。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履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也。衆人之息以喉。喉者天機之出納也。朝受命而夕哇之。荀子所謂口耳四寸之間。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三代以下華士之所以日多也。是故古之聖人位天地育萬物。不旁求諸天地民物之廣遠也。內修諸身而通矣。吾向讀莊周書。熱然以爲老之徒。今者躍然又以爲孔之徒。

其言雖玄聖素王並稱而揚詔六藝恫內聖外王之道鬱闡不明蓋遨遊二聖間於道大通契其本而冥其宗者非乎周以爲天下沈濁不可語以莊故俶詭連狝以自隱而世方執筌蹄以求因相與疵詬未飲上池之水曰我見垣一方也其不爲秦越人之所笑乎是故鯤鵬之化濟而涉重溟也鵬爲離陰而鯤坎陽也庖丁之牛資生以承天也其刃無厚至柔而動以剛也緣督以爲經督者中也極也兀者元也王駘右師畸於人而侔於天也齊小大者成乎卦齊物之論貞觀貞明而貞夫一也德充而符天德不可爲首也伯昏瞀人之於巫咸四機迭用陰陽本太極太極而無極也佝僂之媧靜以翕也宜僚之丸動以直也紀渚之雞仁者之勇也晝觀於濠梁夜栩栩而夢鳶飛而魚躍也烏鵲孺魚傅沫細腰者化過化而存神也類自爲雄雌既濟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夔虺風目緣是而取譬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其他傷時念亂與夫推究天地萬物之終始其術皎然易睹不復以枚數其在百氏中具曠世之神悟夏

然離人而立於獨耶。天地萬物。平視而無與爲軒輊者也。揚雄氏得其塗中。曳尾之教。不能養浩然之氣。以自尊。濡迹斬莽。立以自晦。孟氏距楊墨。其於莊周之爲術。無忤焉。故無辯焉。孟氏端而醇。揚雄愨而滯。莊周通而隱。

詮老

太極未分而有陰陽。陰陽既生。太極安存。陽動而闢。陰靜而闔。闔而不闢。陰重而將絕。闢而不闔。陽亢而將竭。陰陽迭用。終古不息。動靜相濟。必貞於一。不息之息。司其出入。息以爲藏。是爲玄德。至柔以靜。至虛以默。八卦以爲氣。五行以爲質。故土位於中央。而坤元資生以成萬物也。老子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資大始。坤作成物。終始相循。有無相生。其一消一息之幾乎。幾必有藏。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坤元牝陽而無朕也。元陰而牝陽。太極之樞。造化之本。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至誠無息之妙也。虛其心。實其腹。夫心。神之舍。而腹。氣之府也。神則谷。牝則立。守則雌。握

三寶而慈。專氣致柔而如嬰兒。夫天下之善藏者。莫嬰兒若也。若之何其如嬰兒也。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夫神者。母也。而氣。子也。氣以守神。母子相抱。如嬰兒之未孩也。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可以見天地之心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何以不言復性也。性。乾而命。坤也。命者。生之極也。其在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坤道也。陰道也。夫合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秀氣而爲人。動而陽。靜而陰。陰合而交左。陽變而交右。如歲時日月之旋相爲本。一息不懈。而必有所凝聚。故五行寄王於土。是謂中央。老子以爲萬物之奧。易之門也。他日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明夫知來藏往之有術也。箕子陳洪範。命卜筮。曰。貞曰悔。內卦貞而外卦悔。是殷占也。示不以身爲天下先也。故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不遽言平治也。然而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而有餘矣。易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禮運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明是

說也。河雒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歸藏之義蘊。孔老皆有述也。老子守柱下藏史。尤神明於坤乾之用。知物之始。知物之終。雖一息之間。猶有終始也。終始不離其母。乃爲天下萬物母。謹括其義。作詮老。

砭商

商君書陰教也。陽德而陰刑。故儒者不言法。以禮爲法者也。立禮以齊俗。立政以齊官。立學以齊教。三者舉而天下治。天下不可以銜策馭也。民之生焉好善。有親而知愛。有長而知敬。有食而知養。有田而知耕。有寇而知備禦。以戰。有學而知道。有書升而知修德。立行。賦之者性也。成之者教也。其有不率教者。權五刑之輕重以施之。猶有哀矜惻怛之心焉。是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禮樂。以昌以蕃。以成其治。而國乃可久也。雖曰上世之民樸。末世之民訛。然而寸轄可以制輪。尺樞可以運軌。國之所賴以爲治者。秀民也。秀民者。其猶樞與轄也。抑非特此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其身。萬物理。未有良造之御。而覆轍

敗車於四達之衢也。今商鞅之言曰：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行刑重輕，刑去事成，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刑生力，力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力舉以成勇戰。毒輸於外，富強而不戰，毒輸於內，是其恐民之毒我也。而嫁之敵，彼民者，內不淫我之刀鋸，則外以膏敵人之矛戟，生無以享一日之樂利，而與死爲徒，積刑而生怨，積怨而生賊。是以商君之身，卒車裂於秦之市，求刑而得刑者也。太史公以刑法之弊，推咎黃老。夫黃老清靜無爲，而民自然，曷嘗束縛馳驟，斂民於一法之內，惟其處陰而倍陽，以陰爲教，是故種棘而得刺，不如桃李之秋蔭而夏實也。行商鞅之一節，稍收其效，卒促其世者，曹孟德諸葛武侯是也。以二子之才，處漢之末，綱紀法度，猶未如七國之泯汶也。任法以求治，猶服峻削之劑，以已疾，疾去而臟腑之搜洩者，不得復，氣促而神不王，二國之強，乃不能與江東齊壽。夫欲蘇國之昌，與民之蕃，莫如就其好善之性，優游涵育，而使民自爲理。在上者執其樞轄而示之塗，民久習焉而成性，後雖有盜賊夷虜，能蹂躪

取快於十百年之間。終且退而與之俱化。夫吾民之所以能寬柔強韌。撓豪暴之鋒而卒得伸其氣者。儒澤之漸也。禮義以爲器。人性以爲田。昌洋扶胥。不矯鋤而矯拂之也。行商鞅之術。求治而速亂。求強而速亡。求極人之國。適得自喪而已矣。

讀鬼谷子上

鬼谷子其言繳繞險鑿不可窮以說。要其歸陰陽捭闔而已。陰陽不能無毗。其用在乎闔闢。我守司其管。以闔其藏。陽息而陰。陰息而陽。陰陽相求。不離其房。氣而不形。我控其情。幽而得明。我覩其精。蓋幾動而權立。權立而數生焉。鬼谷子曰。百事一道。百度一數。篇謀事成必合於數。謂之道數。篇摩故立數以御陰陽。而天地鬼神可知也。陰陽交伏乎人之心。立數以紀人之心。而七情六欲可知也。情與欲。闔闢之符也。一闔一闢。謂之變。變之樞有隙焉。有差焉。而術乃行乎其中矣。鬼谷子曰。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隙隙。篇抵又曰。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

有差乃可裨乃可闔闔裨今夫流丸之善走焉。遇甌與而止。鬼谷子之術。其猶丸也。得聖人爲之甌與。而其道立。窮不得聖人焉。且假聖人之術。以神其數。曰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篇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符然而幾不朕者。權不能立焉。權不立者。數不能生焉。鬼谷子曰。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應反夫反覆之於手。猶其有闔闢也。反覆之於心。猶其有陰陽也。羣飲於室而相與爲拇。戰指不過五。數不過十一。而制勝之道無窮。有精於其術者。問之曰。吾求敵之數。正不可得。求諸反。反不可得。求諸反正之間。是亦以反求覆之道焉。故曰。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篇事貴制人而不制於人。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篇命之操於人焉。其有隙節爲之導耶。其書原於古陰符經。蘇秦得陰符之謀。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亦曰。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右陰而左陽也。其術通於用兵。批亢擣虛。而以幾爲盜。莊子所云。禍莫僭於志。而非干鑊之謂。然而姦桀之

徒因是說以爲資。毒人家國。殘其宗而不返者。接迹於人之廷矣。

讀鬼谷子下

古陰符經不可得而見之矣。陰符。太公之兵謀也。今之傳者。倍謔而不中於理。註有鬼谷子語。尤無足觀覽。而鬼谷子本經。乃有陰符七篇。曰盛神養志實意。分威散勢。轉圓損兌。案之今所傳陰符經。又齟齬而不合。晉陶宏景嘗註鬼谷子。以宏景之沐浴道素。當不措意於飛箝忤合揣摩權謀之術。以滑其性。其所註僅內經七篇無疑。人受生於天。氣爲之使。神爲之君。持神守氣。神一而靜。氣一而凝。凝靜而虛。內視反聽。昭知天下。逆察政理。符應不失。彌中實內。乃以威勢。劫人之魄。我處於中。以應四極。原本道德。根於太一。是謂陰符。以陰而御陽也。吾意陰符之真。明見於鬼谷內經。隱藏於管子。管子心術篇曰。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又曰。無爲之道。因也。舍己而以物爲法者。

也。內經七篇。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鸞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而太公六韜亦以龍豹爲名。皆法於物。守陰而制陽者也。龍潛於淵。豹陰於霧。時至而變。風雲嘯呼。天下莫之能禦也。故曰鸞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六韜發啓又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忘。謀莫大於不識。軍勢管子亦曰。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兵法皆積氣全神。而以威勢劫敵之道也。吾故曰。鬼谷子之術。通於用兵。若夫宏景之有取於是焉。以其術養生也。古養生之言。必達於政。黃帝岐伯之問答可稽也。太史公撰蘇張列傳。述其師尊之爲先生。郭璞爲詩賦。亦屢頌其人。獨明宋濂詆之。儕其智於蛇鼠。吾觀六韜王翼有遊士。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是知其術雖工。猶兵家之餘耳。鬼谷書無言縱橫者。縱橫家乃其弟子蘇張所立。以遊士而喪其名。并以其師爲天下詬。昔周文武得二公而王天下。左道而

右儒。故周公之禮樂。七百年而始衰。凌夷至戰國。師尙父之教。乘時而新。六韜雖非太公之真。然太公之遺教存焉。吾曾輯六韜管子范蠡計然之書。有合於陰道者。爲陰符經別傳。藏於家。如鬼谷子七篇。尤章章也。鬼谷子高蹈。未嘗蘄用於世。其術未必僅傳諸蘇張。易世而爲道家宗。是其所以攝陰陽之鑰。而法龜龍也。可不謂智乎哉。

讀淮南子

自呂不韋以姦賈盜國柄。禮延智略士。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糅道德儒墨兵農名法。一宗懸賞以求增損。世多誦其文章。而淮南王安亦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原本道德。總統仁義。卒悖亂而致誅死。信夫發塚以求大道。而不免爲候人之所執也。夫道致虛守靜。遺外世榮。卑天下者也。安特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以徼非分而已。上不足方徐偃。而下與吳漢燕。且同其軌躅。散千金以求士。士非無懷道履德。如易九師八公大小山。

之流。顧甘糜纓黻於逆節之朝。不能自引去。曩嘗以爲疑。及讀淮南子。而後知
 諸賢之心矣。蓋此二十一篇者。其爲諫書也。書引共工氏與高辛爭爲帝。宗殘
 祀絕。故得在時。不在爭。土處地。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
 遲。原道訓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精神訓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
 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齊俗訓三
 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繆稱訓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
 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夫不爲。何則。生尊於天下也。精神訓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原道訓夫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
 者。名也。思論訓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亂政
 犯禁。召不至。令不行。禁不止。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類其社。本經訓天下
 安甯。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立氣矜。奮勇力。則不免於有司之法
 矣。記論訓貪饜多欲之人。漠矚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是

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能
深思切視昌邑王臣時
加也。且夫史載淮南賓
首。然則九師八公諸賢
以安名傳至今日。爲世
南獄得之。向後典上方
書多隱語。向自不能開
睨以干尊位。終取赤族
而申公白生。猶胥靡雅
與穆生同其幾者乎。故
以爲俳優玩好娛耳目

陰符經書後

十年前讀陰符經。以爲倍譌而不中於理。陰符。太公之兵謀也。而世以爲黃帝書。僞託伊呂子房孔明諸註。以傳之兵。百說而不通。顧時時背諷之。一旦蹶然起曰。人之生也。冠天履地而苞陰陽。乾性而坤命。陽德而陰刑。性轉爲情。情轉爲識。德刑相尅。陰陽相賊。人心危。道心微。與物相刃相剮。積日而不止。與死爲期。心使之然哉。陰符之言曰。心生於物。死於物。其機在目。此一言而解其結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知死之無生而生足悲也。性轉爲識而物乘之。然後知生之樂。日盜百物之精以娛我生。而不知適以賊我生也。生殺相倚。故旅人先笑而後號咷。知與死爲鄰也。凡大字長宙間。日生人。日殺人。五行六氣百物皆兵也。聖人爲腹不爲目。目者兵所從入之牖焉。而腹。乾性坤命之宅。懷陰而葆符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收視反聽。抱神以靜。是謂復性。復性者。返其赤子之心也。專氣致柔如嬰兒也。夫氣載神而行。誠使氣合於神。神合於天。使天之

五賊返其五行。不尅而生。乃能長生。陰符之言曰。禽之制在氣。鶡冠子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何以不言養氣。制而後能養。是先難而後獲也。陰符之祕。兩言括之矣。符何在。老子所謂玄牝也。經之作。其方士之流歟。而亦與儒通。以爲黃帝者譎也。以爲太公兵謀者惑也。

八陣圖說

易其言兵之書乎。易之祕藏乎元。兵之祕存乎奇。元居中宮。周乎八方。方以立。卦。兵家則之以爲陣。握奇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夫奇者何也。偶之將也。天下之變無窮。而所以馭之者惟數。數亦無窮。所以括之者惟偶。與奇。奇積而爲偶。偶再乘而爲八。四正四隅。而乾坤於是定位。夫乾坤亦象也。數無常。名無定。神無方。易無體。數無常。故繫之而爲五。又繫之而爲三。兵非三五不成軍。偶也。而奇將之矣。名無定。故坎陰而爲蛇。離陽而爲鳥。震生而爲龍。兌殺而爲虎。連山出雲而爲艮。餘奇爲元。老子諡之則曰玄。衆妙門於是。陰陽出

入而兵勢成焉。神無方體。故元藏於極而周八卦。卦有象。極無象。以一定八而爲九。樂之則爲五。又樂之則爲三。皆八陣之變也。八陣何以藏其一。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爲器。無之以爲用。五則用其隅。虛其正。或用其正。虛其隅。三則用其翼。虛其餘。卽用其餘。用之以爲翼。至於三而率然之勢成焉。八陣之用猶三也。李衛公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是故隅亦正。正亦隅。向敵以爲中。首尾相救而成。率然之勢。惟大將握其陣而虛之。虛一不用。天之生氣。以虛來實。將之微權。以中馭外。馭外如何。曰。居中。之兵倍四。正四。正之兵倍四。隅正相生。輕重相權。權於將。將握其奇。李衛公又曰。散而成八。復而爲一。是故方圓曲直銳。隨所向而成形。形復於一。納諸太極。推是數焉。衍八而爲六十四。猶不離極。漢制常以立秋日。肆孫吳六十四陣。夫六十四陣。制不離乎重卦。二卦相重。虛實奇正。視乎爻之陰陽。重卦爲偶。以奇將之。則成三才。故曰。至於三而率然之勢成。桓溫觀魚復之陣。而曰。是常

山蛇勢也。溫具有神識矣。且夫中國古今軍制必三五以爲數。東西國軍制則二四以爲數。日本軍師旅聯隊皆有左右軍而無中軍。其軍帥師旅長麾下無一卒。其意以爲使建旗鼓握符節者不能擁兵居後陣。皆親督前敵。夫三軍之命懸於將。將有必死之心。無論其制之奇與偶。皆足以力戰。苟畏死則以其身浮寄孤懸於客軍之上。軍敗甘爲俘虜而無慙。况奇則握重以馭輕。偶則並重而無權。且無從容帷幄料敵決勝負之地。是謂知戰而不知道。道存乎易。惟孫吳諸葛爲能通乎易。故發其蘊著於篇。時戊戌中夏誌於南菁書院。

琴史五宗述

琴禁也。所以理性導情。使人思無邪淫也。君子之學琴焉。正心以審法。審法以察音。及其習之久而幾乎化。則音法交融。器與神明相通。夫何有於宗派。然而世之爲琴者。既有宗矣。和聲依永。音與法不能以統同。以其傳者之統同焉。故析而次之。凡五宗。

一曰中州派 中州派琴學之鼻祖也。三代渺矣。琴有書。始自西漢。書詳指法。始自中郎。故中州派以中郎爲祖。中郎傳五曲。作琴賦。備詳指法。又自琴操外。有琴經一卷。載日本書目。而胡笳弄。文姬之遺音也。唐劉商以爲文姬作歌。董祀寫其聲云。中州之體。以高健宏博爲主。指法古奧。音多半變。體例則文聲並重。節奏多整。彈古操。暢引弄吟。散歌曲。皆中州之遺製也。南宋時盛行於吳越。爲古調。必遵其體。清雍正朝。激川李繁。周郊。從雍邱李襄。五受十二曲。成穎陽琴譜四卷。山左派善諧歌唱。指法多輪滯。重轉折。而太原派相傳明王圻。春草閒房琴譜一卷。是其遺意。要皆中州支脈。

一曰峨嵋派 峨嵋派卽蜀派也。唐大曆中。西蜀雷威善製琴。候大風雪。獨往峨嵋山。酣飲著簑笠。入深林中。叩其聲。伐之。不必桐也。威嘗斲琴。無爲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忽一老人教之。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己日施漆。戊日設絃。忽不見。故雷公琴爲世所寶。今尙有存者。蜀派聲調高。指法簡嚴。而蒼老。操多